



阿瑟穆·小七

阿瑟穆·小七,新疆阿勒泰女作家,动物爱好者,坚信“垃圾是堆错地方的财富”。已出版短篇散文集《遇见阿勒泰·惟愿莲心不染尘》《唯有解忧牧场》《解忧牧场札记》,散文随笔集《从前啊,有一只猫小宝》《我的小羊驼蜜糖》,长篇儿童小说《淘气的小别克》。曾获民族文学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中国散文年度大奖、鲁迅文学奖提名等。

凌晨1时,天空飘着大片的雪花,邻居布鲁汗大姐家的牛棚发出一道微弱的光亮,是那头调皮捣蛋的小黄牛出了状况。

小牛三个月大,原是一只非常强壮的小家伙,什么也不怕,时常挤开我家院门,溜进来,追我那胆小怕事的羊驼,用头顶,用脚踹。但是,它今天僵硬地侧卧在牛棚的角落,两眼发呆,脖子伸得长长的,鼻孔张大,嘴巴半张,白色黏液顺着嘴角淌了一地。

村里的动物医生早已赶到,正把体温计插进小牛的肛门,一面询问布鲁汗大姐:“它有没有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它吃了……一箱苹果。”布鲁汗大姐显然怕被医生责怪,解释说,这头小牛下午一直跟在她身后要饼干吃。她去地窖取铁锹,没扣好地窖

布鲁汗大姐和小黄牛

□阿瑟穆·小七

门,谁知小牛溜了进去,几乎把一箱苹果吃光。

动物医生用手敲击小牛的腹部,像是敲鼓的声音,又取出温度计看了看,脸色凝重起来:“它胃部膨胀得厉害!看看,它早就不反刍了。”他推推小牛,想让它站起来走一走。可是,小牛丝毫不想动,一副放弃了的样子。“危险啊!牛羊这种反刍类动物,都是四个胃。如果出现不反刍的情况,很快会胃胀气,严重的会胀死。”他起身从包里取了一管针剂:“针打了也不是马上就能好,你要想办法让它站起来,牵着它一直走,就有希望。”

“我立刻就开始!”布鲁汗大姐眼睛一亮,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开始在小牛的脖颈上绑牵引绳,似乎很高兴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让小牛好起来。

我把动物医生送出院门。“去年村西头恰拉家,一只羊溜进厨房啃了几棵大白菜,肚子胀得像个皮球,就那么活活胀死了!”他说,“这只小牛……希望也不是太大。”我不敢告诉布鲁汗大姐,又不知如何帮忙,担心给她添乱,只能转身回家休息。

第二天早上8时多,当我推开布鲁汗大姐家的院门时,顿时像木头那样呆住了。院子里多了一个雪人牵着一头雪牛的雕塑——是移动着的雪雕。布鲁汗大姐的头上和肩膀上落满了积雪,裹着头的围巾上挂满了呼出的气体冻成的冰霜,棉衣和棉裤上也是雪霜。她眼睛半闭着,满是憔悴。

“布鲁汗大姐,小牛怎样了?”

她好似从梦中惊醒,那头小牛也被我的声音惊得四处环视。“它跟昨天不一样了!已经好多了!”可以听

出她的心情很好,“来,你来摸摸它的肚子。”

我凑上前用手一摸,软软的,完全没了胀气。在我看它的同时,它正用轻松的眼神瞅着我,嘴巴也在左右磨嚼。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奇迹!

“这是另外一头小牛吧?”我问布鲁汗大姐。

“是它,就是昨天那头!偷苹果的小牛!它好多了,两小时前,还放了一长串屁,拉了一大堆出来。”她接着说,“前两个小时,我在它后面,两只手托着它的屁股,推着它,让它走。后来,它好像好受了一点,也可能是看我那么辛苦,不好意思让我太累,就自己走了。我们一直走,一直走,没停过。”

“你从没见过一个人,一整夜,零下三十多度,牵着一头牛,在院子里兜圈子吧?”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这是布鲁汗大姐的丈夫。他买了一台小型除雪车,冬歇时,给镇上的道路除雪能挣点钱。“刚才,我铲完雪回来,还见她牵着小牛,在院子里转啊转的,没见她停一会儿!不烤火也不喝水!”

我对布鲁汗大姐说:“现在你可以进屋喝一碗奶茶暖和暖和了!”此刻,小牛的尾巴摆动着,也抖起了身躯,想把一身的积雪抖掉。“不,我不能休息,我得赶紧去给前几天才下了牛娃子的母牛取些干苜蓿草。瞧瞧这天气,得让它吃得饱饱的……”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徐芝婷

胖胖的圆脸、齐耳的短发,喜欢穿着格子外套的大姨时常把我驮在背上,短而粗的发梢轻轻刷过我的鼻尖,带着些许干净舒服的味道,晃晃悠悠穿过家门口的小路、迈向村头的小河,徘徊在村口,远远地等着五里地外教书的我妈妈回来……童年的时光如同流水,缓缓淌过,安宁祥和。

大姨是陪伴我幼年时间最长的人。和妈妈的严肃不一样,大姨总是笑眯眯的,任由着我的任性和喜好。虽然只上过小学的大姨文化程度不及教书的妈妈和做会计的舅舅,但我却最喜欢和她在一起。

大姨经常带着我在树林、田野里玩耍。村里有一大片松林,一到秋天,松针和松子落得满地都是。踩在地上,又软又弹。阳光从松林间落下,落在大姨年轻的脸上,散发青春的气息。她觉得我只要开心和快乐就好,并不要求我每天识字,做算数。在妈妈每个周末回来时,她总会夸我会扫地了、会择菜了等,悄悄地帮我藏起各种令人头大的顽皮。大姨平常总是把刚摘下的嫩黄瓜、喷香的肉饼、香甜的糖悄悄给我留着,每当我馋嘴时,就会拿出来满足我小小的愿望。在她宠溺的目光和暖暖的微笑中,我一天天地长大。

这样的时光在外公从丝绸厂退休后,戛然而止。大姨接替外公进城上班了。那时的农村,但凡家里能出一个吃上公家饭的人,在四邻八乡

看起来是非常有面子的事。大姨当上了缫丝的女工,工作是三班倒,很多时间都待在厂里。我能见到大姨的时间就少了许多。没有了大姨的陪伴,我一下子孤单了。而和我的落寞不一样,外婆则非常高兴,大姨找到工作让她放下了心头最挂念的事。

虽然时常见不到大姨,但只要大姨一回来,我就会黏在她身边,吃着她从城里带回来的核桃、酥饼等零食,听她和外公外婆讲厂里的新鲜事。大姨参加工作后,越发长得出水灵。很快,引来一个知青小伙上门提亲。虽然外公外婆都不是很满意,但拗不过大姨心意坚决。很快,大姨结婚怀孕了,一个漂亮的小表妹来到了家里。可惜安宁的生活不长,随着下乡的知青返城,大姨面临命运的新抉择,淳朴的大姨几乎未能作出最有力的应对。在经历种种变故后,大姨带着女儿把家安到了工厂里一间朝西的宿舍,开始了母女相依为命的生活,而这一过,就是漫长的10多年。

幸运的是,娘家成了大姨最坚强的依靠。妈妈时常会让我给大姨捎点米面和菜,外婆经常会把放假的小表妹带回家里照顾,家人们并没有埋怨大姨当初的执拗,更没有嫌弃小表妹拖累了大姨的生活。家的包容、无私和支持,让大姨慢慢走出了人生最阴霾的时光。

在外婆走后,大姨挑起了照料外公的重担。外公喜欢吃红烧肉,她

就用煤炉和高压锅炖肉,爽滑香糯,满院子香喷喷的味道引来邻居们纷纷夸赞。大姨新家虽然是一楼,有些潮湿,但她总是收拾得整洁舒适。在大姨家,我喜欢看着大姨忙这忙那,做我喜欢吃的菜,感受着家的温情和甜蜜。外公在大姨家生活安宁,度过了最安详的晚年。那时候,虽然要照顾外公和表妹,但大姨精神焕发,每天忙忙碌碌,笑容也出现在了她的脸上。

一直到表妹长大成人,大姨的个人生活才有了转折。一位煤矿工人走进了大姨的生活。虽然两人相隔千里,但距离并没有阻隔他们的感情。中年的大姨开始了往来两地的生活,我也吃到了大姨从山西带回来的大红枣子。只要家里一出现大枣,我就知道大姨探亲回来了。虽然一年只能见几次面,但新姨父的体贴和善解人意,让大姨非常幸福。这一次,大姨没有看走眼。

退休后,姨父来到了南方和大姨团聚。安稳的生活没多久,大姨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药物的反应让她眼神由原来的清明变得混浊,行动变得缓慢。为了让老人生活方便,表妹和表妹夫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简单而舒适。两位老人守着彼此,不远行,不分离,相濡以沫。大姨的离开有些突然。表妹说,大姨感觉不舒服后一会儿就不说话了。在照顾了大姨和这个家多年后,姨父也忍受不了病痛折磨,不久后随大姨而去。

花语世界

(组诗)

□张乾东

孤独的桃花

桃花最孤独的时候
就开成了一个形容词

随风飘远的
不是一朵桃花的重量

是一个中年人
遗落在人间那把
断刀的
缺口

梨花落了一地

春暮,梨花落了一地
一地的梨花又被
绿油油的春风吹起
如同一条洁白的河流
从天空流向远方

它不会一直流下去
但它一定能遇到一个
为这条河流而惊艳的人
然后流进她心里

一朵桃花

有时候她是刚开出的第一朵
被你遇见,但很快
你再也找不到她

有时候她是全树的最后一朵
被你遇见,很遗憾
她比你想象中走得还快

她们都不是最鲜艳的桃花
而你,总痴迷于这
淡淡的,欣喜和忧伤

梨花的江湖

没有桃花那么端庄秀丽
没有玉兰那么芳香袭人
梨花开放的时候
一向悄无声息

即便成片的梨花
一山接一山,构造出
声势浩大的江湖
依然掀不开春天的花潮

它们离红尘,似乎
还有一段,用虚构的手法
也连接不上河流

梨花雨

青鸟对唱相思曲
春风扬起梨花雨
与君相聚 旧情依依
却新情难续
恨时光如流水
转又匆匆去

每逢此际
叹知己难觅
花雨纷纷终不语
只留如雾情缘
渐行渐远渐凄迷

再相聚 在何许
且剪飘飘梨花雨
朝朝暮暮
寄你情丝千万缕